



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ภายใต้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กลมกลืนในบท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เจิ้งซิน
ANALYZING DIFFERENT FEMALE IMAGE FROM THE WORK OF ZENG XIN

多元与融合 ——曾心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โดย

นางสาวพิณทิพย์ จีงจำเริญกิจ
(庄秀琴)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ตาม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วิชา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พ.ศ. 2552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ภายใต้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กลมกลืนใน
บท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เจิงซิน

Analyzing Different Female Image from the Work of Zeng Xin

多元与融合

——曾心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ชื่อนักศึกษา

นางสาวพิณทิพย์ จึงจำเริญกิจ (庄秀琴)

รหัสประจำตัว

504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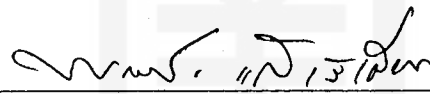
สาขาวิชา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2552

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และ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
อุดมศึกษา ได้ตรวจสอบและอนุมัติให้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ฉบับนี้ 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ตามหลักสูตร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เมื่อวันที่ 7 มิถุนายน พ.ศ. 2552



คณบดี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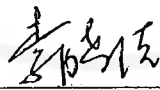
(ผู้ช่วย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พรณราย แสงวิเชียร)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สอบ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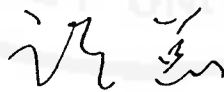
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รมการ

(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หยาง ซุนสื่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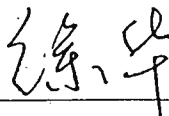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ดร. หลี่ เสี่ยวเจี๋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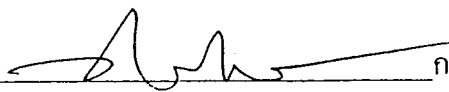
กรรมการ

(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สวี จ่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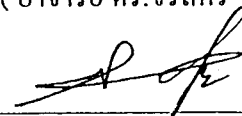
กรรมการ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ดร.สวี ฮว่า)



กรรมการ

(อาจารย์ ดร.จรัสศรี จิรภาส)



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ทรงคุณวุฒิ

(อาจารย์ ดร.สุรสิทธิ์ อมรวณิชศักดิ์) จาก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อุดมศึกษา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ภายใต้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กลมกลืน
ในบท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เจิงจิน
ชื่อนักศึกษา นางสาวพิณทิพย์ จึงจำเรืองกิจ (庄秀琴)
รหัสประจำตัว 504055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 ดร. หลี เสี่ยว เจี๋ย
สาขาวิชา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2552

บทคัดย่อ

บท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เจิงจิน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นวนิยาย บทกลอนและบทร้อยแก้ว ใน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ได้สะท้อน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ที่อยู่ภายใต้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ต่างกัน ซึ่งสตรีเหล่านี้มิได้ทำนบก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เดียวกัน แต่เป็นสตรี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สตรีชาวตะวันตกที่สมรสกับคน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สตรีที่เป็นชนเผ่าน้อยและสตรีชาวฮ่องกง จาก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ภายใต้ปลายปากกาของเจิงจิน มีทั้งสตรีที่อนุรักษ์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สตรีสมัยใหม่ ซึ่งมีจุดเหมือนคือการดำรงชีวิตในสังคมที่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เฉพาะตัวทางด้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 ผู้วิเคราะห์ได้ทำ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นวคิดและสภาพการรับรู้ของสตรีเหล่านี้

นอกจากนี้ ในบท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เจิงจินยังได้สะท้อนถึงการรับรู้สิ่งใหม่ๆ ความคิด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และความใจกว้างใน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ต่างจากตนของสตรี โดยสามารถผสมผสานกลมกลื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ต่างชนชาติเข้าด้วยกัน และอยู่ร่วมกันอย่างมีความสุข ซึ่งมี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กับ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สมัยใหม่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คือ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ป็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มีวัฒนธรรมข้ามชาติที่มีแนวปฏิบัติ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กลมกลืน จึงกล่าวได้ว่า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ในบท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เจิงจินเป็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ามชาติ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นี้แบ่งเป็น 3 บท บทที่ 1 วิเคราะห์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ระหว่างสตรีที่เคร่งครัดจารีตประเพณี สตรีสมัยใหม่ และสตรีต่างเชื้อชาติ บทที่ 2 วิเคราะห์ทัศนคติด้านการอนุรักษ์วัฒนธรรม การรับรู้สิ่งใหม่และใจกว้างใน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ต่างจากตนของสตรี บทที่ 3 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นวคิดของสตรีภายใต้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กลมกลื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และสามารถดำรงชีวิตอยู่ในสังคมที่ต่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 ได้อย่างมีความสุข

คำสำคัญ 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สตรี แนวคิด 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กลมกลืน ทัศนคติด้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
เจิงจิน

By Miss. Phinthip Jungjamroenkit
Identification No. 504055
Ad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Li Xiaojie
Degree Master Degree of Arts
Maj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cademic Year 2009

Abstract

The title of the thesis is *Analyzing different female image from the Works of Zeng Xin*

Zeng Xin's literary works include fictions and prose. In his prose, there are some works describing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The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se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These female images include traditional female and modern female. Zeng Xin describes these female images from different view of angle. These females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se culture. There is the three chapters in the thesis.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thesis analyzes different female image mainly;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thesis analyzes studies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se different women;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thesis dissects femal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works of Zeng Xin, and further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consciousnesses of the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omen.

Through analyzing these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we can see these female's thinking consciousness. The study of the thesis i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female literature, idiosyncrasy of mentality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Zeng Xin's these prose on female literature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 trait of multi-culture and character of mentality.

In addition, through analyzing Zeng Xin's works, we also can see that the author's characteristic of writing, view of angle on literature and creation of realism.

Key words: Female literature; Multicultural Fusion; Traditional female;
Modern female; Zeng Xin

论文题目: 多元与融合 ——曾心笔下女性形象分析
研究生姓名: 庄秀琴
学 号: No. 504055
指导教师姓名: 李晓洁 副教授
学位级别: 硕士学位
学科、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届别/年度: 2009

摘要

曾心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诗歌和散文。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女性。这些女性并不是生活在单一的国度里,而是生活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这些女性形象有居住泰国的华裔女性,有与泰国华裔结婚的西方女性,有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女性,还有生活在香港大都市的年轻知识性女性。曾心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女性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生动的刻画。在这些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品中,反映着不同文化对这些女性生活的影响。

本论文试图通过对曾心作品中的不同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寻找这些女性形象之间的共同点和特殊点,进而探讨这些在多元文化下生活的女性在思想意识和心理认知方面的不同。

曾心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在她们的身上从不同的侧面为读者展示了各自的形象特征和文化素质。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多元文化的背景。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正好反映出她们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和心理活动。

另外,曾心描写的现代女性,强烈地反映着现代女性的知识性、开放性、创新型和包容性。这些女性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大多数所描写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是她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所以这些女性形象又有其跨国文学的特点,多元文化的特性和融合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

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女性的形象。从传统女性、现代女性和跨国女性的形象入手,比较分析她们三者之间的差异。第二章,侧重分析不同女性形象折射的文化心理。从怀恋、求新和融合三个视角,对比分析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不同的文化心理。第三章,深入剖析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女性意识。

通过对传统道德意识的流露，现代思想开放的展现，以及不同文化差异的融合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思想意识。

本论文试图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民族特点的女性形象地剖析以及折射出的文化心理的探究，揭示出泰华文学多元与包容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 女性形象；思想意识；多元融合；文化心理；曾心

目 录

泰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中文摘要	III
绪 论	1
第一章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9
第一节 恪守伦理的传统女性	9
第二节 性情开朗的现代女性	13
第三节 文化融合的跨国女性	17
第二章 不同女性形象折射的文化心理	21
第一节 怀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21
第二节 求新——对现代文明的感受	25
第三节 融合——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29
第三章 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女性意识	32
第一节 传统道德意识的尊重	32
第二节 现代思想开放的欣赏	36
第三节 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	39
结 语	44
参考文献	47
后 记	48

绪 论

论文选题的主要依据是泰国文学作品，包括泰文翻译作品和泰华文学作品中有关女性文学的叙述，并结合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关女性文学作品，比较分析泰华作家曾心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

曾心原名曾时新，1938 年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曾心毕业于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后深造于广州中医学院并在该院从事教学多年。他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大自然的儿子》、《心追那钟声》、《一坛老菜脯》，微型小说集《蓝眼睛》，文论集《给泰华文学把脉》，小诗集《凉亭》（中英对照）、《曾心短诗选》（中英对照），《曾心文集》等 11 部。

曾心的作品包括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现为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泰华作家协会理事、《泰华文学》编委、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等。名载《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和《海外华文文学史》等。

比较分析曾新作品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女性形象，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泰华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崛起，也可以使我们看到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学修养在其文学作品的反映。

曾心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和散文。在曾心的文学作品中有些是描写不同女性生活的。这些女性并不是生活在单一的国度里，而是生活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下。这些女性形象有居住泰国的华裔女性，有与泰国华裔结婚的西方女性，还有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女性。曾心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女性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生动的刻画。这些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蕴含着不同文化对这些女性生活的影响。

论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泰华作家曾心笔下生活在不同文化和国度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这些女性形象所反映出的不同文化思想，传统道德，民族特点，社会人性，心理状态和跨国文化

论文选题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比作品中不同女性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心理状态和言行举止，探讨多元文化下这些女性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分析泰华作家用男性话语来表现不同民族的女性形象的文化视角和文学意识。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对曾心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研究的论文不多，主要的研究有龙彼德的《曾心散文艺术》评论专著（留中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在这部专著中有关女性作品的评论有六篇。这些评论文章是《双线并行，交错成趣——评〈石林和她的女儿〉》、《幽默来自生活——评〈洋媳妇趣拾〉》、《对话的吸引力——评〈倩影铃声〉》、《乐从苦出，趣自情来——评〈农村旧事情趣〉》、《由浅入深，淡中见浓——评〈一坛老菜脯〉》等。

在这些分析文章中，主要是分析了反映不同女性的生活侧面。这些评论主要分析了作者在景物和人物描写上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手法。文章在对这些反映不同女性的作品的分析中，主要剖析了作品中这些女性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比如在评论曾心的作品《石林和她的女儿》中龙彼德认为：人物之美，更在于她的言行、品格。如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一位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乐于跟大家合影留念，但并无低俗风尘之举，反显出纯洁高尚；她与作者玩捉迷藏，以阿黑、阿诗玛为角色代称，作为胜者却被罚唱撒尼族民歌，毫无扭捏状态，反衬出她心无纤尘，未受环境污染。^[1]

另外，在分析曾心的作品《洋媳妇趣拾》一文中，龙彼德评论说：该作品在描写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洋媳妇时，并没有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从作者所接触的这位洋媳妇的生活中截取了六个典型的事情，来点化这个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西方女性的内在性格和行为举止。作者不写笑声只写笑容，且在颜色对比上下功夫，突出的是“一副洁白的牙齿”，象征着一片纯洁的心态。龙彼德认为曾心的这篇散文作品的成功，全仰仗于作者的生活，有那么一个率真可爱的洋媳妇。在作品的描写中作者的亲情、真情，随时流露，有趣之事俯拾即得，不加修饰，不事繁华。作者通过六件洋媳妇的趣事，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幽默可笑、真切感人的西方女性的形象。^[2]

龙彼德对曾心有关描写女性作品的评论文章，主要着眼于对作品的写作风格和人物描写上，基本上属于读后感一类的评论，并没有对曾心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专题的学术研究，更没有对曾心笔下的不同女性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和研

[1] 龙彼德：《曾心散文艺术》，曼谷：留中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57页。

[2] 龙彼德：《曾心散文艺术》，曼谷：留中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6页。

究。在对泰华文学作品中有关女性文学的学术研究目前还没有展开，所以这方面的学术文章非常少。然而，这正是本论文所要进行和开拓的研究领域。

从所查到的中外论文和有关论述中，有很多是分析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对女性文学进行各种探讨的。不同学者和各种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

对女性形象分析的研究有对单一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有对文学作品中两个或多个不同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有从女性视角或从男性视角来分析女性形象的研究等等。对于女性形象的研究是广泛的，如《中国古代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华中师范大学刘莉琴硕士论文，2008），《革命文学与女性形象的塑造》（山东大学肖晶硕士论文，2007），《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娜拉形象及其悲剧性探源》（东北师范大学王静硕士论文，2006），《他们眼中的她们——试论新时期男性作家的女性形象》（华南师范大学黄敏硕士论文，2004）等。归纳以上对女性形象的研究有这几个方面：

- 反传统的女性形象
- 革命女性形象
- 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
- 男性视角的女性形象

另外，还有学者论述了巴金女性观的生成与女性形象塑造。如陕西师范大学的刘璐（2007）在她的硕士论文《论巴金女性观的生成与女性形象塑造》中论述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女性问题一直是社会、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女性的处境究竟怎样，如何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现代女性为了摆脱传统的桎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这种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女性的命运，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作家都在其文学创作中进行了不同的回答。

显然，女性形象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作者也涉及到作品，同时也涉及到研究者的分析视角和对作品的理解程度。

（二）对女性意识及其价值的研究

对女性意识及其价值的研究一直是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在女性意识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的研究，二是对男作家的女性意识的研究，三是对作品中人物的女性意识的分析。

近几年的研究涉及到《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性意识》（吉林大学王丽红硕士论文，2008），《张爱玲和萧红相似而不同的人生经历对各自创作的影响》（四川大学韩智坤硕士论文，2007），《张爱玲文学叙事中的“女性意识”》（安徽大学刘媛媛硕士论文，2007），《试论毕淑敏作品的悲剧意识和拯救情怀》（湖南师范大学陈文洁硕士论文，2007），《“五四”时期女作家性别意识探微》（延边大学王晶硕士论文，2006），《鲁迅与张爱玲的女性观比较》（山东大学段金花硕士论文，2006）的方面的研究等。

例如延边大学的聂鸿英（2005）在她的论文《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价值》中，对女性作家张洁的女性意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她在论文中指出：张洁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女性意识、最富才情的女作家。她以自己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尤其以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索而给新时期女性文学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张洁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身为女性这一事实驱使她一次又一次将笔触伸入女性世界，抒写女性故事，探寻她们精神世界的建构。张洁几乎勾勒了当代女性独立，解放的完整的精神历程。张洁的文本实践作为她对女性命运的一种形象表述，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女性神话的拆解以及男权中心历史所形成的文化偏见的颠覆，来张扬其女性意识。

（三）对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各阶层女性由于受到不同程度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思想理念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她们的形象也反映出她们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心理素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孙燕（2004）在她的《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一文中认为：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物化”，人们往往以为女性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女性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女性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型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

《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当代大陆/马华女性小说比较研究》（2008）是南京师范大学杨启平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兼取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以考察两地的女性书写的发展概况、叙事特点和理论意义为重点，并从多侧面多角度以及更广阔的文学史的背景上去追寻及发掘其所具有的创作启示与文学史意义。

（四）对男性话语与女性文学的研究

从对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看到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已经涉及到男性话语对女性文学进行研究的问题。一方面是男性作家写女性文学，男性评论家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写女性和女性评论家评女性形象，使对女性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长沙电力学院中文系何宇宏在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发表了她的论文《女性言说与男性叙述的冲撞——对曹禺剧作的女性主义解读》。

另外，山东师范大学的段金花（2005）在她的论文《鲁迅与张爱玲的女性观比较》中指出：鲁迅与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对女性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女性解放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上，两位作家有许多颇为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毕竟是时代、性别、人生观、世界观不同的作家，不同之处更多。该论文旨在从他们在女性问题上的创作及个人实践方面来考察他们女性观的异同，并试图将他们的女性观置于中国妇女解放这个大背景中，以衡量它们各自的价值和意义。

（五）对世界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研究

对女性形象的研究并不囿于中国文学的范畴，也涉及到世界文学。例如南阳师专中文系刘绿宇在《南都学坛》1997年第5期上发表了《中西方文学女性悲剧比较》，论文指出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弃妇、淑女、悍妇、和亲女性、

妓女等这些悲剧女性是存在着差异的。相对于中国女性，西方女性的整体地位略高，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异同。

黑龙江大学谢春艳对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徒式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她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女性崇拜是俄罗斯文学有别于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中的许多女性笃信上帝，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带有一种宗教禁欲主义的崇高圣洁之美。俄罗斯作家们擅长借助这些圣徒式女性形象表达自己的理想，寄予他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的希望。由此，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获得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她们是苦难的化身和拯救的力量。

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徒式女性对现实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这些圣徒式女性形象均出自男性作家的笔下，这不仅与俄罗斯民族的“神圣罗斯”观念、对“大地母亲——圣母——索菲亚”的崇拜，以及作家本人对女性的情感紧密相关，同时，女性在现实生活和俄罗斯国家历史中的作用也决定了作家们将创作视线投到她们身上。该论文对俄罗斯文学中不同作家笔下的圣徒式女性形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借鉴原型批评和美学理论探究其文化渊源、审美价值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进步作用。

另外，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的崔铃对韩中女性文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发表了她的论文《世纪之交韩中女性小说比较研究》。由此可以看到，不少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研究女性文学，进而剖析女性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深刻内涵、思想意义以及文学价值。

（六）对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的研究

西北师大中文系刘洁在《西北成人教育学报》1999年第2期上发表了《曹禺笔下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作者认为曹禺是一个关心妇女生活命运的作家，也是一个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永不消失的赔力。中外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也常常将关切和同情的目光投向广大妇女群众。通过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

综上所述，有关女性文学的研究的视角是多元的。对作品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对女性形象所反映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宗教、传统和民族意识等多种因素的研究。

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泰华作家曾心作品中典型的女性形象进行文学上、心理上和多元文化上的分析对比，并结合其它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和外国有关女性文学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

泰华作家曾心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她们各自的生活背景、心理特征、传统文化、民族融合和社会意义。

目前有关女性文学的研究是多方面和多视角的。通过综述目前女性文学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和世界文学方面的一些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是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但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不少是集中在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方面。对东南亚文学的研究，对泰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泰华文学女性形象的研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还很少，甚至还没有展开。

论文在对泰华作家曾心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时，参考了中外学者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分析视角，力求结合泰华文学的特点，使本论文的研究与当前女性研究相结合，了解作者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关联，并适当地比较一些相关的中外女性文学作品。

在对女性文学作品进行学术上的分析和研究方面，中外学者的论文和专论有很多。这些论文和专论较少或还没有涉及到泰华文学方面。但对本论文分析研究曾心的女性文学作品，借鉴这些研究，开阔研究的视野和选择分析的视角，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研究的特色与创新点在于：

1. 开拓泰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
2. 对同一作家不同题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
3. 探讨泰华文学中男性话语对女性形象描写的文学特点。
4. 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女性的心理特质，传统文化和民族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论文试图通过对曾心的作品分析，使人们看到泰华文学作家本身的人生经历，积淀的文学素养，丰富的生活阅历，身处不同的文化氛围，这些因素使他们的写作具有了

- 跨国文学的特点
- 多元文化的特性
- 融合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

另外，从曾心对这些不同女性形象的描写中，也反映出泰华作家的一些写作特点、文学视角，以及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论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泰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方面。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揭示这些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民族的特点和跨国文化的特性，以及通过作品分析，指出跨国文化和伦理道德等传统思想在她们身上的折射，从而挖掘出通过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女性形象的性格特点、文化内涵以及社会生态。

第一章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泰华文学作家曾心的文学作品中，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描写了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其中既有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女性，也有生活在西方的但能接受中国文化的女性，还有大陆的少数民族的女性。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不同的个性特征。

第一节 恪守伦理的传统女性

在曾心的作品中，具有传统思想的泰国华裔女性是一类很有特色的女性形象。从她们的不同形象中，读者可以看到早年从中国移民来泰国的华裔女性所经历的生活道路。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民族环境下的华裔女性，通过曾心对这些华裔女性生活的精心观察、提炼和截取，把早期泰国华裔女性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以及思想伦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对于这些传统泰国华裔女性形象的描写，在曾心的散文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农村旧事情趣》、《捻耳记》和《一坛老菜脯》等。

在《农村旧事情趣》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母亲在往日生活中的几件趣事。从这些往日趣事中，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吃苦耐劳的华裔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妈妈在往年生活中的趣事：

以前家里很穷，但人丁倒兴旺。妈妈一共生了一打孩子，男女各半，个个都活了下来。妈妈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从中国的农村来到了泰国的农村，是个不识字的大自然的女性。她虽然也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既不为男孩抱童养媳，也不把女儿给人家当童养媳，更不愿意把儿女给人家养。

叔叔没有儿子，把我抱去养了，不到一天，妈妈就流着泪，半夜似听到我的哭声，等不到天亮，就去把我抱回来了。妈妈说：“我的孩子，吃

粥配盐也能长大，留下来自己养好了！”在妈妈的眼里，在妈妈的心里，孩子都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

农村的孩子，粗生土长。妈妈生那么多的孩子，未曾进过医院，都是在农村那间破土屋里，点着小油灯生的，也是妈妈用自己的奶水喂大的。^[1]

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描写自己母亲的形象，而是用非常简约的描述，通过生养子女这种再平常不过的家庭生活，反映出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农村女性的头脑里，一直保留着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从古到今，不少华人都有追求家中人丁兴旺的传统观念。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到“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这些旧的传统观念，或多或少都会潜移默化地在作者母亲的思想中发生着影响作用。作者在作品中写道：

在农村，一家就是一个“独立大队”。爸妈就是正副队长。出工时，妈妈把最小的孩子缚在背后。爸爸肩上扛着锄头，我们跟在后面走。爸妈挖土，我们拔草；爸妈种菜，我们浇水；爸妈挑着蔬菜回家，我们嬉戏尾随。^[2]

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勤劳致富，全家和睦，吃苦耐劳，充满农村生活气息的大家庭。

作品还有这样一段描写：家里的事，全由妈妈一个人“包干”。妈妈往往边抱孩子，边喂鸡，边养鸭。有时，某个孩子身体不舒服撒起娇来，要睡摇篮，妈妈就用一条水布扎紧两端，吊在半空中，自己坐在小凳上，脚趾牵动着系在摇篮一端的绳索。妈妈脚不停地摇动，手上在缝补孩子的旧衣服，嘴上哼着似乎无谱的《摇篮曲》。这种传统女性的形象在今天是很难见到了。但读者通过作品的生动描写，把农家妇女质朴、贤惠和能干的形象展现了出来。

在这里妈妈的形象就是中国传统农村妇女的典型。尽管这一家是生活在泰国，对他们来说，当时也许还是“异国他乡”。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传统美

[1]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2]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德，通过妈妈一边干活，一边背着孩子的那种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通过一些孩子们玩耍的小事，生动地描绘了传统女性的母爱形象。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下地劳动休息期间：

我们就趁机玩起来，最常玩的是跳水沟比赛。排成一字形，喊“一二三”，尾字一落，便拔腿就跑，逢沟就跳。……有时跳不过太宽的沟，“扑通”一声，掉到水里去，一裤子都是水。谁都不敢叫，也不敢哭，马上就脱下裤子拧干。往往还来不及穿回裤子，就听到爸爸发出“X母仔”的骂声，同时也会听到妈妈急问：“跌伤没有？”^[1]

爸爸对孩子们的骂声反映出一家之主父亲的权威。而妈妈关心的话语却体现出一种对子女关爱的母性。传统女性的形象在曾心的笔下以一种平和、淡雅和朴质的笔调自然而然地映入了读者的脑海里。

母爱是中国传统女性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质。曾心在他的作品中讲述的是自己的母亲。她是一位农家妇女，有着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也多少受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她既没有像祥林嫂那样遭受悲惨命运，丧失孩子而成为寡妇，也没有沦为春宝娘的凄惨境地。作为中国的传统女性，她在“异国他乡”，在普遍信仰佛教的国度里，她安分守己、恪守妇道，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养家糊口，过着俭朴的生活。这种任劳任怨，心地善良的农家妇女的形象，并没有被作者刻意地加以描述，而是通过几件平凡的往事回顾，把一个传统女性的形象犹如一个个电影镜头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几千年都难逃不出一个读书致富，光宗耀祖的思想。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的影响下，不少父母认为一旦他们的子女学有所成，就有可能鱼跃龙门，脱离贫苦，过上好的日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在每位父母的心中都不例外，培养孩子成才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孜孜追求。恪守这些传统的伦理道德，在老一辈的父母身上往往可以反

[1]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映出来。曾心的《农村旧事情趣》中就反映了他的母亲望子成龙，读书致富的传统思想。

在《农村旧事情趣》中作者讲述了自己上学的一个经历，文中以细腻的描述进一步展现了传统女性的形象：

也许我命好，当我九岁时，妈妈要让我进华校读书，说是“九龙吐珠”。在兄弟中，我是排行老四，几个哥哥都没有进学校读书。

我是第一个拜“孔老夫子”的幸运儿。因而，惊动了亲朋好友，叔叔给我买书包，大姑丈给我买布鞋……^[1]

由于作者在家里从来都是赤脚走路，第一次穿鞋子的时候不知如何系鞋带。他叫妈妈来帮忙，可她的妈妈也不知道怎样系鞋带，蹲在那里绑了老半天，也绑不出一个样子来。

最后，算绑好了，但鞋子一穿进我的两脚，一看，两边打的绳带结和纹路不一样。妈妈安慰说：“等一下，到了学校看看同学怎样绑！”我站起来，试步给妈妈看，一只鞋索系得不紧的鞋子，差点脱了出来。妈妈笑我，我也笑妈妈，一时母子俩僵在一个既好笑又笑得颇尴尬的局面中。

后来，妈妈的孩子们都穿起鞋袜来了，从农村走进城市，弃农经商，而且四个孩子戴上了学士帽和一个戴上了博士帽。

可是，生活在农村大半辈子的妈妈，也随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回归大自然去了。^[2]

一个普通的传统妇女的形象，就这样生动自然地在读者的脑海里树立了起来。作者给我们展现出的不是那种被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女性形象，也不是被一些传统伦理道德所毒害的女性形象，而是一个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恪守中国的伦理道德的传统女性形象。然而，她也是一个从中国移民到泰国，在

[1]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2]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在以佛教为主的国度里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的泰国华裔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第二节 性情开朗的现代女性

曾心笔下的文学作品除了描写传统女性外，也有描写了现代女性。这些现代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处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曾心笔下的现代女性形象与传统女性形象的不同地方，主要表现在她们大都具有知识性，有活力，有青春气息，并且心情开朗，热情大方。

曾心在他的《倩影铃声》中，通过一个老同学的女儿来泰国的几天经历，描写了一个现代女性的形象。曾心在该篇作品中一开始是这样描写的：

不料手表的指针刚刚指着十点钟，大门口的弹簧门推开了，急急忙忙走进一位俏姑娘，穿着淡蓝横纹的 T 恤衫和一条浅桃红及膝的贴身裙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皮肤白嫩，似一块玲珑剔透的汉白玉，额上几缕漂流的刘海，散发出少女的青春与气质。^[1]

曾心在《农村旧事趣事》中曾描写了农村传统女性——自己的妈妈在看戏前的衣着服饰，即浓重的化妆，大红大绿的打扮，明显地反映出旧时代传统女性在过年过节，或特别场合打扮的特点。这显然与曾心在《倩女铃声》中所展现的现代女性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服装打扮表现出 20 世纪 30-40 年代农村妇女的特征。后者的服装展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知识女性符合时代潮流，亮丽而有个性化的特征。

曾心笔下的现代女性形象不仅在服饰上与传统女性形象不同，而且在言谈举止上也与传统女性形象有显著的不同。作为传统女性，《农村旧事情趣》中作者的母亲对孩子们谈话，往往体现出母爱的关怀和教诲。而在《倩影铃声》中，现代女性与作者的谈话就充满了机智、直率、开朗和自信。在《倩影铃

^[1]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3 页。

声》中，作品是这样描写从香港第一次来泰国的陈倩，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与作者的一段对话的：

谁知，前面传来铃般的叫声：“叔叔，我是陈倩的女儿啊！”哎！你看，她有多大胆，主动先向我打招呼了。

“哦！你怎么认识我呢？”我惊奇地问。

“我来前，看了叔叔与爸爸毕业时的合影。”她闪动着那双聪明伶俐的黑眼睛说。

“过去照的，与现在的人，怎么会一样？”

她“嘻”的一声笑出来：“脸型是会变老的了，但叔叔，你的耳朵、鼻子和眼睛还没有变呀！”

“小精灵鬼！”我差点要“笑骂”出来。^[1]

读者从这一段的对话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现代女性的风采，领略现代女性的谈吐风格。在曾心的另一篇散文《石林和她的女儿》中，作者对现代女性的描写又有不同的特点。在《石林和她的女儿》中，作者讲述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撒尼族姑娘的故事。撒尼族是彝族的一个支系，分别居住在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庐西县等地。人口10万左右。他们恋爱自主，婚姻自由，家庭和睦，尊老爱幼，表现出撒尼人民的传统美德。

撒尼青年男女找对象谈恋爱，主要是节假喜庆的文体活动中，用跳舞和对歌的方式来进行。阿诗玛的传奇故事在撒尼族中最有名。阿诗玛代表撒尼族美丽善良，能歌善舞的典型女性形象。在曾心的散文《石林和她的女儿》中，也描写了一位像阿诗玛一样美丽开朗的撒尼族姑娘。

在描写这位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时候，作者对她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和打扮做了细致的描述：

坐在车厢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睁大眼睛，束束的目光，穿过明亮的玻璃窗口落在姑娘的身上。只见她头上戴着绣花彩帽，一条黄色的飘带垂到

[1]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

胸前，穿着的白色衣裤，镶着鲜艳色彩的花边，襟上挂着项珠，耳上垂着耳环，腕上套着手镯，颀长的身躯，白嫩椭圆的秀脸，两汪清水般的眼睛，好像一朵清晨洁白而含着露水的山茶花，鲜活耀人，使人一见倾心。^[1]

在曾心的笔下，撒尼族姑娘的现代女性形象，在服饰上与生活在香港的汉族现代女性陈倩相比则是另有一番风韵和特征。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样是现代女性，由于是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她们的外在形象体现出各自的文化元素和民族特色。

然而，女性外在形象的差异是其内在文化心理差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传统女性的形象。《农村旧事情趣》中那位母亲的形象和打扮，是典型的中国农村传统女性的形象和打扮，也反映出 20 世纪 40 年代在泰国农村华裔女性的文化心理。而在《倩影铃声》和《石林和她的女儿》中，陈倩这个现代大城市女性的穿扮，与撒尼族姑娘穿着的少数民族特色的服饰，都反映出生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年轻、开朗、热爱生活的知识女性的内在心理特质。从《倩影铃声》中作者与陈倩的一段对话就能说明这一点。

“叔叔，今天我找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她还未进门口就高兴地说。

“什么地方？”

“水门，那简直是个女人的世界！”

“哦！女人世界，这句话倒很新鲜。”我心里想。

“叔叔，女人最喜欢的，就是买衣服。”她从手上的提袋拿出一袋缀以五彩缤纷的立体小花及叶子的连衣裙说：

“这件东西，质地好，做工精细，价格也比香港便宜。”

“真的吗？”我诧异地问。在我记忆里，泰国人总喜欢跑到香港买衣服！奇怪，她却来泰国买衣服。

“真的，今天我在那里逛了一天，普遍了解了成衣的价格，觉得都比香港便宜。”

^[1]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4-55 页。

“为什么？”

“可能是泰国劳力比香港劳力便宜。”

哈！她讲得也有几分道理，不愧为学电脑的，刚刚大学毕业就有点经济头脑。我暗中赞许她。^[1]

从上面几句对话中，读者就能看出生活在现代的知识女性心情开朗，有头脑，有活力的特质来。《倩影铃声》这篇散文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的形象。然而现代女性的形象并不是雷同的，在《石林和她的女儿》中，作者为我们描写的是一个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撒尼族姑娘的女性形象。从撒尼族姑娘与作者的对话中，我们就能看到与城市来的现代女性不同的另一类现代女性的形象和特质。

来到一个洞口，她要我与她玩捉迷藏。她说：“你当阿黑！”言下之意，她当阿诗玛。“被捉到者，罚唱歌！”我一听，觉得不对，她熟悉地形，当然是赢家。我摆着手说：“应当是捉到者，罚唱歌！”真出我意料，她却媚而含嗔一笑，表示同意了。结果，当然“罚”唱歌者，不是我而是她。她大大方方问我：“唱什么歌？”“唱首撒尼族民歌！”我说。随即，她那讨人喜爱的樱桃小嘴一开，便发出嘹亮、活泼、欢乐、富有彝族音色的歌声来。^[2]

撒尼族姑娘热情大方，爽朗聪颖，没有任何在生人面前拘谨的表现。当撒尼族姑娘指着著名的阿诗玛石峰说这就是阿诗玛时，作者总觉得那石峰不很像，反觉得站在眼前这位撒尼姑娘，假如背上了竹篓，从仪表到心灵，倒像他心中的阿诗玛，倒像石林一样美的活的阿诗玛！在现代少数民族女性身上，作者看到了传说中传统女性的阿诗玛的形象。

作者把现实生活中现代少数民族女性的形象，与历史传说中的少数民族中传统女性的形象统一了起来。在作者眼里撒尼族的传统女性阿诗玛的形象就是撒尼族现代女性的形象，而且是活着的阿诗玛。为什么在作者的笔下，撒尼族传说中的传统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现代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呢？这就是相同

^[1]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在两者之间的统一，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在曾心的作品中，汉民族的传统女性形象与现代女性形象，从外在到内在都是不相同的。比如《农村旧事情趣》中的传统女性的形象与《倩影铃声》中现代女性的形象的差别就是如此，不仅在外在上，而且在内在上都反映出两者的差异。而《石林和她的女儿》中撒尼族姑娘与历史传说中阿诗玛的形象却在作者的笔下几乎统一在一起了，而且现实中开朗性格，热情奔放，充满活力的撒尼族姑娘，就如阿诗玛的化身和再现。撒尼族传说中的传统女性的美丽和善良，在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女性身上得到了传承，并且又以大方爽快、善解人意、具有青春魅力的形象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不管是《倩影铃声》还是《石林和她的女儿》，作者在作品中都为读者展现了性情开朗，热情奔放，具有知识性和活力的现代女性的形象，让读者感受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背景下现代女性形象的风采。

第三节 文化融合的跨国女性

在泰华文学中描写跨国女性形象的作品不多，而曾心的散文《洋媳妇趣拾》却是其中少有的一篇反映文化融合，具有跨国女性形象的作品。这篇散文的特点是通过洋媳妇六个有趣的事例，为读者叙述了一个西方女性嫁到东方华人家庭的过程中，如何把东西方文化融合起来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跨国女性的形象。

一般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泰华文学中描写的现代女性形象，大都是中国或华裔的女性形象。而曾心在《洋媳妇趣拾》中所描写的女性却是与他的儿子结婚的新西兰女性。东西方文化怎样在这个洋媳妇的身上得到融合，她是怎样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嫁到了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家庭，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兴趣。曾心在《洋媳妇趣拾》中既没有像讲故事那样给读者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对这位洋媳妇的身世给予更多的笔墨，而只是趣拾了几件典

型的事情，通过六个不同的侧面，把一个洋媳妇的跨国女性形象给勾勒了出来。

对这位洋媳妇的背景，曾心只用了一些简单的情节加以叙述，让读者有一种人未见而声先至的感觉。作品一开头是这样描写的：

深夜，我正在明亮的霓虹灯下阅读司马迁的《史记》，突然，接到在日本留学的洋媳妇送来的传真，说她明天（三月二十二日）从福岡搭六四九次班机，到达曼谷时间二十点二十五分，而且用中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西蒂。^[1]

作者在散文的开始就给读者一个只有其声，而无其人的洋媳妇的初步印象。而作者第一次见到这位洋媳妇，是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要与这位新西兰的留学生西蒂订婚，他与老伴坐飞机去日本后，在机场第一次看见的。作者在描写他第一次看到这位洋媳妇时写道，她披着过肩头的金黄色的长发，高高的鼻梁，白皙的皮肤，双眼皮比黄种人要大，有着淡蓝色的眼睛。在曾心的笔下，一个典型的洋媳妇的形象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但是这个女性形象并不是扁平的，也不是不变的。让这个洋媳妇形象鲜活起来和产生变化的主要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在订婚那天，西蒂的打扮大大出乎作者的意料：

她穿的并不像西方的女人展露乳沟的性感服装，而是一套中国式的红旗袍，胸前还绣着一朵大牡丹，梳的是额前有刘海的发型，看去既窈窕，又含蓄，具有东方人的风韵美。^[1]

从曾心笔下对洋媳妇前后两种不同形象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西方女性在东西文化的融合中形象的转变。作者与洋媳妇的第一次见面，看到的是典型的现代西方年轻女性的形象，从服装到打扮都反映出西方文化的特征。而作者在第二次再看到洋媳妇时，却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传统服饰打扮的中国女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性的形象，反映出中西文化在西蒂身上融合的特征。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外在形象的变化是由于内在文化的融合而产生的。在《洋媳妇趣拾》中，第一个“趣拾”是在订婚仪式中：

孩子和媳妇俩跪在我与老伴跟前合十礼拜。我与老伴共把一条镶有钻石的十字牌的四铢重的金项链挂在媳妇的颈上，她抬起头用不纯正的中国话高兴地说：“假如今后我与小坚离婚了，我会把这项链还给你们！”我思想毫无准备，听了这话，好像傻了似的，不知如何对答，幸亏我的儿子也喝过“洋墨水”，懂得洋人的风俗，马上在旁代我们回答：“当然啰！”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起它，总觉得西洋人那种敢袒露内心的真情的性格，也有可爱之处。^[2]

在中式的婚礼中，男方是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后代，女方是来自西方的女性，他们的结合又是在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与西方文化结合的日本。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跨国文化和民族融合的氛围使他们各自在异国他乡接受了对方的情感和文化，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从而孕育了彼此相融的爱情之花。洋媳妇的跨国女性形象在多元文化的交织中表现了出来。

这位洋媳妇有着一副西方女性的面孔，在订婚礼上却穿上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服装。在外在的形象上，让读者看到了一种内西外中的跨国女性形象。这种服装上和打扮上的内西外中的形象，与这位洋媳妇内在上还保持着西方文化的认知观是一致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思想，婚姻方面的伦理道德一向是主张夫妻俩白头偕老，圆圆满满，特别是在婚礼上更是祝福夫妻双方和睦相处，地久天长。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婚姻方面的体现。哪有相爱的男女还没有结婚，女方居然在订婚礼上说出将来要离婚的话来，这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上简直是大逆不道。

然而，对一位洋媳妇来说，她未必意识到，说出这种话在中国婚姻大喜的时候是非常忌讳的，是与中国的伦理道德相悖的。她反倒认为，结婚了是一家人，家里人送的东西当然要接受了，这是礼貌。但离婚了就是两家人了，当然

^[2]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要把别人送的东西还给别人了，这也是礼貌。这种心直口快，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是对生活与未来的一种坦诚和大方的面对。

在这位洋媳妇看来，今天他们两个不同国度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年轻人相亲相爱，所以走到了一起，将来如果不能常相守，就好说好散，还是朋友。并且在她的潜意识中，如果她真的有一天与作者的儿子离婚了，当然就不能再要这个金项链了，理所当然地应该把这个贵重的金项链还给她前夫的父母了，这在西方文化中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事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伦理道德和忌讳。所以这位洋媳妇就心直口快地说出了那句假如她离婚后，会把项链还给作者，而让作者一时目瞪口呆的话来了。其实从洋媳妇的这件“趣拾”中，作者不仅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反映多元文化的跨国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折射出受多元文化影响的作者自身的心态。

通过曾心笔下这位洋媳妇的跨国女性形象，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文化的融合是塑造一个跨国女性的内因。而文化的融合不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等于没有了他国文化的特点。文化融合既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一定的保持，又是对他国文化一定的认同和吸收。正是多元文化的相融，使曾心笔下这个具有跨国文化特色的洋媳妇，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现代女性形象。

第二章 不同女性形象折射的文化心理

第一节 怀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泰国华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继承。这点从泰华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大都能反映出来。例如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白字戏，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区，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主要分布于粤东、闽南、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

潮剧的形成和发展，距今已有四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它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吸收了弋阳、昆曲、皮黄、梆子戏的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如潮州音乐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在曾心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表现出对这一传统文化的怀恋。在泰国的华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潮州。潮州戏是老一辈潮州人喜欢看的、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地方戏剧的色彩。在曾心的作品《农村旧事情趣》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最能说明曾心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所表现出来的怀恋之情：

一年到尾，最高兴的事，该算是年底去看“谢神戏”了。太阳还没有下山，妈妈就拿出两张旧草席，叫我们去先占位。在潮州戏的大锣大鼓尚未敲起之前，我们都先占好位子了。等到戏幕一拉开，妈妈就来了。她一手提着小凳子，一手拿着圆葵扇。

“妈妈！在这里！”我们站起来摇着手喊。

妈妈把葵扇举得高高：“孩子，看到啦！”^[1]

在曾心的作品中，不仅描写一位华裔传统女性的形象，而且也折射出传统女性对传统的文化的传承和喜爱。为看潮州，妈妈叫孩子们先去占位子，而孩

[1] 曾心：《心追那钟声》，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子们的妈妈则不紧不慢，一手提凳子，一手拿扇子。孩子们见到妈妈高声打招呼，妈妈则高举着扇子大声回应。妈妈的一举一动是那么的生动传神。作者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当地华人争看潮州戏的热闹场面。

在作者寥寥几笔的勾勒下，妈妈作为该作品中的典型女性形象一下子就跃然纸上了。同时，从作品的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孩子的母亲，不仅自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潮州戏非常喜爱，她也要把这种喜爱传承给自己的儿女，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戏曲的熏陶。尽管孩子们还小，不能从中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但对这种传统文化的耳熏目染，也是为了让子女能够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

在该作品中，作者唯一一次对自己母亲的具体形象的描写，就在她看戏这一情节上。作品是这样描写的：

妈妈衣着很随便，仿佛屋前那棵树常会黏些灰尘。唯有这一晚，她穿着花衣新裤，脸上涂了粉，发髻挽得特别光亮，活像个大烧饼挂在脑后。^[1]

母亲的这种打扮是农村妇女过年过节、出门看戏、走亲戚和参加婚礼时典型的打扮。然而，母亲为什么对看戏这么重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多少年来，潮州人祖祖辈辈都非常喜欢听潮州戏。而且从中国移民到泰国的潮州人看潮州戏并不像在中国潮汕地区那么容易。所以才有“一年到尾，最高兴的事，该算是年底去看‘谢神戏’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说唯有这一晚，母亲穿着花衣新裤，脸上涂了粉，发髻挽得特别光明了。

正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思，母亲才带着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看年底的“谢神戏”，一方面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子女身上得到传承，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思乡情感在每年一次享受“谢神戏”的过程中尽情宣泄，使心灵得到安慰。

在曾心的笔下，母亲不仅自己打扮着光鲜亮丽去看戏，而且还带着孩子去看。这种发生在泰国农村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事情，反映出中国南方传统文化的

^[1]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77 页。

潮州戏一直在泰国的潮州人中得到继承。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 20 世纪 20 年代鲁迅的小说《社戏》中也有类似情节的描写。曾心这篇散文叙说的年代与鲁迅的小说《社戏》所描写的年代相差不远。当我们把鲁迅《社戏》中的妈妈的形象与曾心《农村旧事情趣》中妈妈的形象进行对比时，我们看到这两部作品中不同的传统女性形象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差异。

鲁迅在他的《社戏》中以第一人称描写了作者幼时一段看社戏的往事，表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留恋的心情。曾心在他的《农村旧事情趣》中也同样以第一人称表达了他的这些回忆和心情。毕竟这两部作品所描述的基本上都是同一时代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前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后者是一篇散文，讲述了作者真实的故事。前者发生的地方是中国的江南水乡，而后者发生的地方是泰国的农村。

在看戏的情节上，鲁迅笔下的妈妈虽然没有和她的孩子一起去看戏，但对孩子们去看戏却是赞同的。最后作品中的我终于和他的小伙伴们坐船去看戏了。看完戏后，孩子的妈妈站在码头焦急地等待儿子的归来。母亲对孩子的关心与疼爱，在鲁迅的笔下寥寥几笔就给生动地勾勒了出来。

而曾心笔下的母亲在看戏时的情景与鲁迅《社戏》中是不同的。在曾新作品中，他的妈妈把看戏当成每年一次特别重要的大事，又是让孩子先占位子，又是自己浓妆艳抹亲自去看戏。而在鲁迅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妈妈虽然赞同儿子去赵庄看戏，但自己却没有去，而且在那里也不时有戏可看，没有像曾心的母亲那样，对看一年一次的潮戏有一种渴望的心情。

在看戏的内容上，鲁迅和曾心笔下的孩子们都喜欢看有动作的戏，如武打，而不喜欢看老旦的戏，总是唱个不停。在鲁迅的《社戏》中写道：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教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

唱。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我忍耐的等着，许多工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不料他却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旧唱。全船里几个人不住的吁气，其余的也打起哈欠来。^[1]

在曾心的笔下有类似的描写：

我们最喜欢看的，是剑来矛去，锣鼓喧天，杀得片甲不留。尤其爱看那背上插着四面旗子，双手握剑的小将，把那胡子长长、双手捏斧的老将打到，再踏上一只脚。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大喊“猜哟（泰语：欢呼的语句）！”妈妈看到我们的欢乐劲，似乎比台上的戏还好看。

我们最讨厌看的，是踱出一个老旦，“啾啾呀呀”唱了老半天。^[2]

小孩子们看戏喜欢热闹，不喜欢长段唱腔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来说，事情发生在泰国就有不同的含义了。与鲁迅在《社戏》中对妈妈的描写不同的地方是，在曾心笔下对妈妈在看戏中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理解和感受有着具体的细腻描写。曾心在作品中描写到：

我们的屁股就坐不稳了，甚至台下也你推我搡地演起“小戏”来了。这时，妈妈最“感慨”，便从衣袋掏出钱来，每人一个硬币说：

“去！每人买条棒冰吃！”

等我们出去兜一圈回来，那老旦还坐在交椅上唱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妈妈也看得眼眶都红了，几滴同情泪在眼中打转。

“妈妈，怎么哭啦？”

妈妈就会指着台上说：“你看坏人害得她好苦呀！”看来，妈妈懂得看戏，而且很容易动感情呢！^[3]

[1] 鲁迅：《呐喊-社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77页。

[2]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3]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在看戏中，孩子们喜欢热闹的武打戏，可并不喜欢也不理解戏中包含各种文化历史信息和人物情感的大段唱腔。但作为孩子们的妈妈，来自中国的传统女性，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割不断的情感和怀恋。这就是为什么当孩子们坐不住去玩耍时，而他们的妈妈却能与戏中悲剧人物的命运产生共鸣，哭红了眼睛，动了真情。从表面上看，作品描述的是一位泰国华裔母亲在看一出中国的传统戏剧，但从深处看，这却反映出与中华民族有着血脉相连的华裔母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难以割舍的情怀。

如果说鲁迅在《社戏》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是通过轻描淡写来表现出传统女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喜爱的话，那么在曾心的《农村旧事情趣》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就是浓妆重抹了。作品从自己母亲看戏前的打扮，到看戏时大动感情的描述，充分表现出长期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女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深的怀恋。

第二节 求新——对现代文明的感受

在曾心的作品中，现代女性形象所折射的文化心理，与传统女性形象所反映的文化心理是不同的。传统女性身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思想上和情感上的一种怀恋和传承。而现代女性身上折射的是多元文化，历史底蕴与现代文明在她们思想上的一种融合与求新。这种现代女性的文化心理在曾心的作品《倩影铃声》和《石林和她的女儿》中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出来。

在《倩影铃声》中，陈倩与作者关于在泰国曼谷水门买衣服的那段对话就反映出陈倩的文化心理。陈倩对泰国服装花色品质的谈论，与香港服装价格的对比，说明在陈倩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的文化素质和对不同文化经济的见解。作者还通过描述陈倩参观泰国最富盛名的皇家玉佛寺的情节，表现出现代女性对佛教文化和建筑的欣赏和兴趣。作者在《倩影铃声》写到：

一个星期天，我带她去参观玉佛寺，她非常高兴，拍了许多照片，如雄浑的大王宫和宫内的玉佛寺；金色佛塔的尖顶，屋檐下的铃铛，泰国传说的鸟中之王——大鹏鸟；中国古代文臣武将的石雕像等。进到玉佛大殿，她虔诚地合十膜拜，好像默念祈求什么似的。^[1]

陈倩从现代化的大都市香港来到了东南亚以佛教为主的泰国。在这里，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给来自香港的现代女性陈倩一种求新的动力和愿望。在这里“求”就是以一种好奇心和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心态，以及接触新事物的兴趣。而“新”就是突出地表现在她来到泰国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所见到、听到、学到、买到和品尝到的与她过去接触的事物不同的新的文化、物品、食物、以及风土人情等。

在《石林和她的女儿》中，撒尼族姑娘求“新”和对现代文明的感受主要体现在由于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不仅给撒尼族人民带来了经济繁荣，而且也带来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量的信息和多元的文化。撒尼族姑娘从事旅游工作，这也使她看到了很多外界的新东西，感受到现代文明给撒尼族带来的美好生活和新面貌，使她在与不同游客的接触中学习和了解到很多新知识和信息。

在曾心的散文中，读者可以通过他所描写的女性文学作品，通过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现代女性的形象，领略到现代女性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当我们把曾心笔下的现代女性形象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现代女性形象相比较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作家与泰华作家观察人物的视角和描写手法的不同和特点。

中国学者李国银认为，“中国现代女作家从社会派定的传统角色挣脱出来，在文学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群像。她们建构的女性形象不是单一的，而是发生了嬗变。比如，冰心一类的工作中出现的是以温情主义为主的温婉、清澈、纯净的淑女；冯沅君、庐隐、丁玲等则从主情主义出发塑造了热烈、绝决、不妥协甚而越轨的叛女；张爱玲、苏青的作品则由女性生存方式和女性生命体验角度出发，努力勾勒出一群心理变态、扭曲的疯女。通过角色的嬗变，我们可以看出

^[1]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其间表现出的女作家关于女性、婚姻、恋爱观的变化,也可以窥见这些各有思想、追求的女作家的作品,不仅在总体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在文化内涵及价值意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别。”^[1]其中,丁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嬗变塑造了多种不同性格、身份和心理特质的女性。例如,“莎菲、丽嘉、美琳、贞贞、陆萍、黑妮、杜晚香是丁玲笔下的不同女性形象,显示了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形象在争取政治经济的解放和实现自身价值过程中的演变”。^[2]

吴毓鸣在《中国当代女性形象变异之掠影与沉思》一文中认为: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女人多维度形态——革命形态、道德形态、性形态的变异,折射出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垄断和文化迷失。当代作家以形而上的潜意识追求革命形态、道德形态、性,他们孕育的女性不由自主地异化。文章着眼于婚恋领域女性形态异化的失语情状,提出女性角色定位和社会取值范式的思考。^[3]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嬗变,与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的变革,文化背景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联。很多作品中的现代女性形象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的背景。

有的作家塑造了同一时期不同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传统女性的形象有:《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是被封建礼教“政权、族权、父权、夫权”四条绳索所折磨和摧残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她在失去儿子、丈夫后恪守妇道,忍受着长期的痛苦和煎熬的节烈女性形象;《离婚》

^[1] 李国银:《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殷都学刊》,2004年3期。

^[2] 杨春风:《论丁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嬗变》,《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03期。

^[3] 吴毓鸣:《中国当代女性形象变异之掠影与沉思》,《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3期。

中的爱姑，她宁愿受公婆的欺凌，终不改嫁，是被封建礼教伦理道德折磨的下层妇女形象。在鲁迅的作品中还有都市新型女性的形象，如《伤逝》中的子君，她是城市知识女性的形象。子君与祥林嫂为代表的传统女性不同的是，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运动唤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婚姻生活。

有的作家塑造了不同时期不同的女性形象，如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韦护》中的丽嘉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中的美琳等，都是丁玲笔下都市知识女性渴望自由解放，理想毁灭和苦闷彷徨的女性形象；《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和《在医院中》的陆萍是反映抗战时期将个体融入民族解放战争，自我牺牲，忍辱负重的女性形象；《黑妮》和《杜晚香》是丁玲笔下乡村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中国现当代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政治状态、经济情况、社会活动以及人物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点。

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在小说中有的遭受了一段悲惨痛苦的生活，有的与封建势力抗争，有的参加革命活动，有的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有的在为生活而挣扎，有的在为爱情和婚姻而苦恼。这些现代女性形象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如果说是在求“新”的话，她们所求的是新的安定生活，所求的是摆脱封建家庭束缚的新的文明生活，所求的是自由民主，没有欺压和强权的社会，在所求的不同的“新”中，去感受人类的平等、自由、民主、文明与幸福的生活，被塑造成新时代的现代女性形象。

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的现代女性形象不同，泰华作家曾心笔下的现代女性形象并没有生活在动荡的社会、悲惨生活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她们并不是小说中虚构和塑造出来的人物，而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女性形象。曾心作品中反映的女性形象，大都是生活在平和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动荡的社会背景，没有封建专制的思想束缚，更没有枪林弹雨的战争。

在《倩女铃声》和《石林和她的女儿》中，作品里的现代女性生活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她们以知识女性的形象，青春开朗的活力，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感受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节 融合——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在曾心的散文作品中，他所描写的女性形象，不管是传统女性还是现代女性，读者都可以从这些女性身上看到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同根生》写的是作者与他在美国读经济博士的弟弟的一段兄弟之情。但在该文中也写到了他弟弟的妻子，一位泰族的女性。由于她嫁到了泰国华裔的家庭，在她同其丈夫的长期生活中虽然不能说多少中文，但长期的耳熏目染使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在她的身上融合了泰中国文化，作者在描写他弟弟的妻子时是这样写道：

他妻子是纯泰国人，但倒懂得许多人情世故。母亲还在世时，她常亲手做些好吃的东西带来；去世后，每次家族祭祀都必到，还懂得拿几个“果”几“牲”来敬拜呢！

我太太与她很合得来，常赞她很懂得中国人的人情礼节。每到过年过节，总要跟他“煲”很长时间的“电话粥”。^[1]

在这位泰族女性身上反映出了泰中文化的融合。在泰中文化的交汇中，弟弟的妻子在待人接物中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尚往来的处世之道。在西汉戴圣《礼记·曲礼上》中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2] 其实以礼待人，重视礼节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佛教之国的泰国也是这样。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在礼尚往来、以礼待人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作者在《同根生》中通过寥寥几笔，在叙说兄弟之情的时候，也向读者展现了中泰文化融合的泰族女性的形象。

在《洋媳妇趣拾》中，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对不同文化的解读在洋媳妇的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当作者全家到泰国廊曼机场去接来自新西兰的洋媳妇时，这位洋媳妇与作者的老伴一见面，就高兴地相互亲吻起来。这是典型的西方式的见面礼。然而，当作者把一串茉莉花环挂在她的颈上时，她却又双手合十敬拜说：“谢谢！爸爸！”然后拿到鼻子上一闻，用普通话说：“啊，好香呢！”

[1] 曾心：《心追那钟声》，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2] 《礼记》（曲礼上第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在这一情节中，这位洋媳妇先对婆婆来了一个西方式的见面礼，然后又对公公来了一个东方佛教式的见面礼，这先女后男，一西一中的见面礼，集中在这位泰国华裔家庭的洋媳妇于一身，显得是那么自然和谐。这位洋媳妇把中西文化的见面礼融合了起来。在先后顺序上也反映了西方人“Lady first（女士优先）”的传统礼仪。另外，这位洋媳妇在做出中西两种不同的传统礼仪时，又体现了对不同文化的一种理解和认知。

如果说在《洋媳妇趣拾》中，作品反映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的话，那在《倩影铃声》中，所反映的就是东方世界中各自文化之间的融合，以及对不同文化的解读。来自香港的女大学毕业生陈倩第一次来东方佛国泰国旅游，她对泰国在佛教氛围中的风土人情有自己的认知和解读。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香港又是集中西饮食文化于一地的特殊地区。这对在香港长大的中国现代女性陈倩来说是早已接受的了。当陈倩从香港来泰国时，她却碰到了与中西饮食文化不同的泰国饮食文化。在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作者要请他的老同学的女儿陈倩吃西餐，可陈倩却主动提出：

“我们去吃泰餐好吗？”

“泰餐？”我吃惊地问。

她抿嘴笑：“到泰国就得尝尝正宗的泰国菜！”

“辣的，你敢吃吗？”

她点点头。

“酸的，你敢吃吗？”

她点点头。

“生的，你敢吃吗？”

她像小孩子一样吐出一条红红的舌头来。……

我们对坐着吃。她好奇地每菜都先试一口。试完最后一道菜，夹着一条生菜豆，“嘻嘻”地笑，迟迟不敢送进嘴巴去。我也觉得好笑，看她那想试又不敢试的“憨态”，便给她做了个“吃生”的示范。

“叔叔，吃生的，肚子不痛吗？”她微笑睨视问。

当然，对一个没吃过“生”东西的人，我怎敢保证不痛呢！”我在犹豫间，只见她笑嘻嘻地把那条生菜豆慢慢送进嘴边，轻轻地咬一口：

“嗯，还蛮可口呢！”^[1]

从陈倩品尝泰国菜的描写中，展示了在现代女性身上所反映的一种对不同饮食文化的大胆尝试和接受，对不同民族饮食文化的亲身了解和品尝。通过曾心的这篇，读者可以从现代女性陈倩的身上看到对不同文化的融合。

从曾心描写女性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这种对不同文化的融合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主要是体现在像陈倩和洋媳妇那样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现代女性身上。因为她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特别是洋媳妇嫁到泰国的华裔家庭，这种不同民族的融合自然就带来了文化上的交汇，其结果就是读者所看到的这些现代女性，在多元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

^[1]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第三章 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女性意识

第一节 传统道德意识的尊重

在曾心的散文作品中，泰国华裔传统女性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在她们的头脑中保留着不少传统道德意识和一些封建迷信思想。通过曾心在作品中对她们一些生活侧面的描写，读者可以从这些生动的情节中，看到她们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所反映出来的传统女性意识。

在这些传统意识中有的属于封建迷信，有的是属于宗教信仰，还有的是属于民族文化。然而对一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华裔传统女性来说，由于对文化科学知识掌握的缺失，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传统道德思想和一些封建迷信对她们的长期影响，使她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要批判和什么是迷信的。她们往往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直觉在考虑和处理问题。但对于一个泰华作家来说，在描写泰国传统华裔女性时，怎样刻画这些华裔传统女性的生活，怎样抓住她们的典型特征，怎样从实际生活中反映她们的传统思想，这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都需要考虑的。泰华作家曾心在女性系列散文中，对这些传统女性的传统思想和意识给予了尊重和理解。曾心用不同的观察视角，把握生动的故事情节，抓住生活中的典型事例，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话语，把反映在这些华裔女性身上的传统思想意识融合在具体的生活中。这种描写使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些传统女性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曾心的散文《捻耳记》就是这样一篇颇具特色的散文。

曾心的散文作品《捻耳记》反映了泰国华裔传统女性的思想意识。作品叙述了一个年近七旬的王大妈。王大妈是一位典型的具有传统意识的华裔女性。作品形容王大妈的样子是：矮、皱、瘦。几十年来，站在称盘上称，总是二十九公斤。不知哪年哪月起，她养成了捻耳朵的习惯。因为她认为捻耳朵可以防止今后不再上当受骗。所以，每次由于太听信他人的话，而上当受骗，或差点

被骗，“就用大拇指与食指在自己的耳垂上轻轻捏一下，以示要谨记，别再重犯”。^[1]

该作品给读者展现了一位有点滑稽，但朴实憨厚的老年华裔女性形象——王大妈。王大妈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常去烧香拜佛。这也就难怪在王大妈的意识里存在着不少宗教迷信的思想了。在《捻耳记》中讲述了王大妈三次捻耳朵的故事。

第一次是有人谎称王大妈儿子的车坏了，不能接孙子回家，企图骗取王大妈三百五十铢的汽车修理费。骗子就要得逞时，孙子刚好回来了，骗局被戳穿，王大妈差点上当。作品中写到：

大妈如梦初醒，摸着孙子的头说：“好孙子，你回来得及时，不然婆婆又受骗了。孙子莫名其妙抬头望着婆婆，只见婆婆在捻自己的耳朵。”^[2]

第二次又有骗子到王大妈家里，以积善为名，要王大妈捐钱“租”一尊三千五百铢的佛像。王大妈身上只有六百铢钱，骗子让王大妈先“捐”五百铢，明天再交剩余的三千铢，到时再把那尊佛像给王大妈。结果，第二天骗子没来，佛像没有了，五百铢也被骗走了。王大妈捻着自己的耳朵，喃喃地说：

真没想到，他们连佛祖都拿来出来骗人！^[3]

第三次，王大妈碰到的是以订报为名来骗取订报费的骗子。也许是过去王大妈捻耳朵捻出了“效应”，这回王大妈留了一个心眼，没有上当。于是王大妈又捻着自己耳朵，安然地上床睡觉去了。对她来说，似乎以捻耳朵来长记性的做法，与常去祠堂拜佛烧香，都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在《捻耳记》中，作者有声有色地描写了一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女性的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在她身上反映出来的传统意识。在王大妈看来，捻耳朵可以长记性。当然这是王大妈的一种迷信。耳朵是用来听事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128页。

[2]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129页。

[3]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131页。

的，听到了事情才可以记下来。所以，捻耳朵对王大妈来说也就成了帮助她记事长记性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不管捻耳朵是否能长记性，王大妈却在没有记住要记住的事后，总爱捻一下自己的耳朵。对于王大妈这种做法，作者不是从批评和嘲讽的视角来描写，而是从尊重和认可视角来描述。通过捻耳朵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不仅把王大妈传统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也从王大妈的举止中反映了传统女性做人厚道，心地善良的传统美德。

在曾心的散文中，除了对华裔女性传统道德思想给以了尊重和理解，而且对反映在她们身上的一些传统美德更是给予了赞美和颂扬。比如知恩图报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中华传统的美德。《一坛老菜脯》就是这样一篇散文。

在《一坛老菜脯》中，作者描述了一位生活在泰国知恩图报的华裔传统女性形象。《一坛老菜脯》说的是作者曾经给一位华裔女子的妈妈治病的故事。潮州人说的所谓老菜脯指的就是老萝卜干。在这篇散文里有三位女性。一位是作者的老伴，一位是超过婚龄难嫁出去的姑娘，还有一位是姑娘的妈妈。这三位泰国华裔女性都是属于有传统意识的女性。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在她们的头脑里，即使不是根深蒂固的话，也是深受影响的。遵守妇道，知书达礼，礼尚往来，知恩图报，这些中国的传统美德，已经深深注入了她们的心灵。

作者之所以与那位姑娘和她的老妈相识，是因为她们以前知道作者曾是一名医生。一天，姑娘的老妈突然中风，但按一般老华侨的旧传统观念，都怕死在医院里，所以老妈的女儿打电话，让作者给她老妈治病。作者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第二天一早来到这家为这位老妈妈治病。

作者来到姑娘的家，首先映入他眼里的是非常简陋的木屋。这让作者心里很不好受。作品是这样描写的：

到了她家里，又叫我吃了一惊，原来她母女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木屋，在曼谷似乎只有在孔堤贫民窟那里才能见到。不知怎么的，未进屋里，心

里头便有种酸溜溜的滋味。真的，如没亲眼见到，似乎还不相信至今在泰国的华侨与华裔中，还有住得这样差的房子。^[1]

正是作者的同情心和对这位老妈的精细治疗，让这母女俩非常感激，尽管家里很穷，姑娘还是拿出了一些钱来答谢作者。但作者领了她们的善意，把钱还给了她们。这让姑娘有点不知所措，接过钱的手，不知要放在哪里。

时隔一年，姑娘给作者打电话，说她妈妈的病好了，明天要来曼谷拜访作者，表示谢意。为了知恩图报，虽然家境贫寒没有什么钱，但老妈妈有情有义，送给作者一坛老菜脯。这坛普普通通的老菜脯，既寄托了母女俩的一片谢意，也是老妈妈送给作者的一坛具有通气舒肠功效的老菜脯。

多少年后，一天作者深感肠胃不适，他想起了那坛老菜脯，于是就着稀饭吃了起来，没有想到吃后不久，腹部不适症状都消失了。这让作者记起那位家境贫寒，心地善良的老妈妈，她可真是用心良苦呀！这位知恩图报的老妈妈不仅把寄托感恩的心意留了下来，也把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思想留了下来。这就是《一坛老菜脯》中所包含的深意。作品通过这位老妈妈，向读者展现了具有中国传统美德和思想意识的泰国华裔女性，她那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

从以上所分析的两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心对反映在泰国华裔女性身上的传统思想和道德意识采取了尊重和理解的态度。作家不是评论家，从理论上去分析剖析人们的思想意识。作家是文学家，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典型生活。在曾心的散文中，作家正是通过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个个平凡而朴实的生活片段，描写了作品中具有传统思想意识的泰国华裔女性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和待人接物的真实形象，并对这些女性形象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和展示。从她们的传统道德思想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形象的善良、质朴、诚信和热情。

^[1] 曾心：《心追那钟声》，泰华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81页。

第二节 现代思想开放的欣赏

对泰国华裔女性传统道德意识的尊重，对反映在她们身上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赞美，是曾心散文中的一个主要方面。除此以外，对具有现代思想和开放意识的女性形象的欣赏，也是曾心散文中另一个主要内容。

在曾心的散文中，作品所描述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种：一是具有传统思想的中老年女性，一是具有现代开放思想的年轻女性。如在《倩影铃声》、《洋媳妇趣拾》和《石林和她的女儿》等作品中，描写的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形象。

在这类散文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现代女性思想开放，充满活力的形象，也反映了作者对现代女性的知性美，语言美和形象美的欣赏和赞许。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看到作者对现代女性思想开放的欣赏和赞许。

《倩影铃声》中的陈倩是位性情开朗，思想敏锐来自香港的都市女性。她的思想开放，可以从作品的描写里反映出来。首先，当陈倩刚到泰国曼谷时，她要见的人是他爸爸的同学，即该散文的作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初来乍到，当见到陌生人时，往往比较害羞和不怎么主动。可陈倩却非常落落大方。在见面时不是主人，即男方先来打招呼，而是客人，一位年轻的姑娘主动上前打招呼。作品的一开头，就为读者描述了这位思想开放的年轻女性形象。

现代思想的开放不仅表现在行为举止上，而是更深入地体现在思想方面。陈倩在泰国期间对新鲜事物，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分析的眼光。读者可以从她的身上，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知识性女性的形象。

在《倩影铃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陈倩虽然是第一次来泰国旅游，但在异国他乡，人地两生的繁华大都市里，作为一个女孩子可以一个人独往独来，自己逛大街买东西。但到了晚上主人看她还没回来，不免有点担心，走出门口翘望。当她乘着公共汽车，而不是坐出租车回来时，让主人着实感到意外。

主人问她去哪里逛了，她说去了一个商业中心“水门”，买了几件既好看又便宜的女性服装。她把“水门”叫做“女人世界”，因为那里有很多女士的服装，物美价廉。主人对此有点不解，因为在他的记忆里，泰国人总喜欢跑到

香港买衣服，她却来泰国买衣服。这时陈倩向主人展现了她的现代思想，开放的视野和经济头脑。她说：

“真的，今天我在那里逛了一天，普遍了解了成衣的价格，觉得都比香港便宜。”

“为什么？”

“可能是泰国劳力比香港劳力便宜。”

哈！她讲得也有几分理由，不愧为学电脑的，刚刚大学毕业就有点经济头脑。我暗中赞许她。

她回眸一笑：“叔叔，我明天还想再去一趟。”

“你是要来泰国旅游，还是来逛市场的？”

只见她又飞来一个青春焕发的笑脸：“叔叔，逛市场既好玩，也可学到许多东西呀！”……

于是，我问：“你到市场能学到什么东西？”

她说：“到市场了解经济行情嘛！”

“你家是搞房地产的，怎么不帮家里做生意呢？”

“不！我们香港人就是这样，孩子毕业了，父母就要让孩子自己去创业！”

“哦！是这样？！”我为之愕然。

她坦然一笑，似朵玫瑰花。^[1]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陈倩思想开放，对新事物敏感，以及具有开创人生的理念。短短几句话，作品就为读者勾勒出现代女性知性美和语言美的形象。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比之下，作为陈倩父亲的老同学即主人自己，在对一些事物的敏感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上，比起年轻一代的知识女性来就显得有些迟钝，比较拘于传统思想和缺欠开创性了。

在《石林和她的女儿》中，作品描述了撒尼族姑娘的热情大方和思想开放。这位撒尼族少女负责在云南石林旅游地的接待工作。作者在作品中展现出

[1] 曾心：《曾心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她现代女性的风采。作者刚见到她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一朵清晨洁白而含着露水的山茶花，鲜活耀人，使人一见倾心”。这种青春美丽的少女形象很自然给人一种性情开朗，思想活跃的感觉。在这篇散文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现代少数民族女性的形象美。

撒尼族与外界的不断开通，当地青年在思想意识上的开放，这些都是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分不开。过去，由于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交通不发达，旅游业没有得到开发，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当地的少数民族在与外界的交往上处在一种比较不开放的状况。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旅游业也跟着快速发展起来。生活在云南地区石林一带撒尼族的人民，因为经济和旅游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也不断地扩大和频繁。正是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都在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特别是撒尼族的年轻一代。

作为作品中所描述的这位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撒尼族姑娘来说，由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她所从事旅游接待工作，在客观上给了她一个与外界广泛接触和与国内外各方游客交流沟通的机会。这种开放的多元文化的氛围，也必然让她学习、接触和了解了很多东西。这对丰富她的知识，活跃思想，开放人生都是非常有益的。

作者在散文中描写说，当他们一行泰国旅游团来到石林参观时，这位撒尼族姑娘很大方地与游客热情交谈，一起拍照，做游戏，演唱撒尼族民歌，向世人展示了撒尼族热情好客的性格。在这位撒尼族姑娘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与时代同行、热爱自己家乡、思想活跃、落落大方的现代女性形象。

在曾心的散文中，现代女性在思想上的开放与进取，传统女性在思想上的保留和传承，正好展现了这两种不同女性的不同形象。但是这两种女性形象并不是对立的。在现代女性身上，读者也可以看到一些传统思想对她们的影响。在传统女性身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代思想对她们的冲击。

在《洋媳妇趣拾》中，来自新西兰的洋媳妇是现代女性的形象。在中西文化的影响下，她一方面认同和接受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学习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为了更好地与具有华裔家庭背景的家人进行沟通与交流，洋媳妇还努力学习中文。然而另一方面，她也保持着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

在曾心的散文所描写的现代女性中，不管是来自中国的大学生陈倩，还是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热情的导游少女，以及来自新西兰的养媳妇，在她们言谈中都反映了具有了自己特色的语言美。从她们的言语中让读者感到了她们的思想开放和热情大方。

另外，在《农村旧事情趣》中，作者的母亲是传统女性的形象。在她身上保留了从中国带来的潮州传统文化，对古装潮州戏情有独钟，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思想道德传承给自己的后代。另一方面，在中国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下，作者的父母也先后把自己四个孩子送去读书，其中一个被送到美国留学，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和开放的思想观念。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虽然描述的不是现代女性，但从中反映了现代思想对传统女性的影响，让传统女性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思想。从这些散文中我们看到，不管是传统女性形象还是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共同生活在一个时空里。她们同时感受到新旧思想和多元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传统女性形象是现代女性形象的前身的话，那么在现代女性形象就是传统女性形象的在新时代的演变、转型和新生。

从曾心对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形象描写中，反映出作者对现代思想和开放意识的欣赏和接受。在这些散文中，我们看到作者以一种对现代女性的赞美、对美好理想的讴歌，对年青人热情奔放的感受在抒写这些散文。作者以这种思想意识在散文描写了现代女性的知性美，语言美和形象美，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女性的风采、智慧、才华，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和渴望。

显然，没有作者敏锐的生活观察力，没有作者对探索新事物的热情，没有作者与时俱进的思想意识，在作者的散文中是不可能描述和展现出这些女性形象的现代思想，奔放的热情和充满青春的活力。

第三节 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

作为泰华文学作家，曾心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环境中。他 1938 年出生于泰国，祖籍是广东。在泰国上小学，学的主要是泰文，后来到了中国，在厦门学

习，毕业与厦门大学中文系。1982年曾心返回泰国，从事经商，行医等工作。1988年在工作之余他重新拿起笔从事文学创作。曾心生活在泰中文化的多元环境中，他的生活经历本身就是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与融合。

曾心通过自己多年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观察，在他的散文中反映了生活在泰国的女性形象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和融合。生活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这些女性，不管是传统女性还是现代女性，在她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能反映出她们把自己融入不同文化差异和多民族的社会环境中。在曾心的这类散文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洋媳妇趣拾》中对洋媳妇西蒂的描写了。

洋媳妇西蒂来自新西兰，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在日本留学，家在泰国，祖先来自中国潮州，父母是华裔的男朋友。她后来嫁到了这个华裔家庭，当上了泰国华裔家族的洋媳妇。

一个有西方血统的女性，从小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和本国文化，当她到日本留学时，就要逐渐适应和了解日本的文化和传统习俗，学习日本的语言。而日本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习俗又有不少受到乐中国传统文化、语言、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影响。在日本学习期间结交了泰国华裔男朋友，又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和泰国文化。

这就不难理解，西蒂自己既然决定嫁到这个泰国华裔之家，那么在一个具有跨国文化背景的西方女性身上，就会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反映出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融合。否则的话，很难想象这一个洋媳妇能够在东西文化交汇的环境下，与泰国华裔的男友相爱结婚，过着一个和谐美满的生活，与家庭成员和睦相处，互谅互让和相互理解了。

曾心在《洋媳妇趣拾》中虽然只趣拾了洋媳妇六个生活实例，但从这六个实例中，读者已经可以从洋媳妇的身上看到，她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和融合。

在第一个实例中，洋媳妇给公公发传真，专门用中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西蒂”。还写上她男朋友的名字：小坚。作者看了她的签名，不禁笑了起来：

觉得洋人学中文可不容易啊！尽管她的签名，一笔一划地认真写了，但还是漏东漏西，如“蒂”字，漏掉在草字头下的一点；“小”字，正中间的一划是向左勾的，她却向右勾。^[1]

但她这种肯学中文的精神，作者还是十分赏识的。西蒂学中文反映了这位洋媳妇已经通过中文在与这个华人家庭进行沟通。洋媳妇写错中文一方面说明她正在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存在着差异，终归英文与中文的书写和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是不同的，毕竟一笔一划的中文比英文字母要难写得更多。写错笔画也在所难免。

第二个实例中，作品趣拾了西蒂与小坚在日本订婚时，当公公把金项链挂在洋媳妇颈上，西蒂在道谢后，又脱口而出“假如今后我与小坚离婚了，我会把这项链还给你们！”在中国，喜庆的时候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在西方，这种直白表达却是很自然的。即东方犯忌的事在西方却不一定是，甚至还是一种坦诚。如果说第一个趣拾是不同文化融合的实例，那么第二个趣拾就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差异了。

在第三个趣拾中，作品描述了西蒂努力学习讲中国话的事情。有时，她把量词用错了，但她并不气馁。她为学好讲中文，往往先查字典，然后按字典的发音，合拼成一句话。她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反映了这位洋媳妇在努力地通过语言的交流来缩小不同文化的差异，从而对不同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第四个趣拾中，西蒂在跟着公婆在超市买完东西后，却要各自付款，谢绝了公婆要替她付钱，认为自己买的东西要自己付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公婆婆喜欢自己的儿媳妇，愿意为儿媳妇掏钱买东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是情理之中的。西蒂却坚持要自己付钱，这里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习俗和一些观念上的不同。

在第五个趣拾中，讲的是西蒂要公公帮助她补习中文，而且要按时间付钱给她的公公。她的理由是“不收钱就不会认真学，不认真学，就学不懂嘛！”。乍一看，这里面包含着不同文化与观念认知的不同。可通过西蒂的回答，反映的却是她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以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缩小不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昆明，1995年版，124页。

同文化在相互理解上的差异。这不能不让读者对这位洋媳妇努力学习中文的精神而刮目相看。

在第六个趣拾中，作品趣拾了为西蒂钱行的一个情节。通过西蒂的努力，她基本上能用一些中文与家人沟通了。她在一些习俗上也能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中西文化的差异。在钱行家宴上，在这个多元文化熏陶下组成的跨国文化家庭里，即由中国、泰国和新西兰三国组成的大家庭的成员坐在了一起。

围坐在席上的家族，有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头上的毛，有黑毛、红毛、白毛。我半开玩笑说：“我们的家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大家庭。”西蒂莞尔一笑，翘起大拇指说：“Good! 是个家庭联合国！”

这句有趣的话，博得席上所有的人，不管是黄皮肤的脸，黑皮肤的脸，还是白皮肤的脸都笑得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来。^[1]

通过这几个趣拾，读者看到了一个洋媳妇的生动形象。这六个趣拾，与其说是反映洋媳妇生活在泰国华裔家庭中六个有趣的事情，倒不如说这六个趣拾，犹如六个美丽的音符，在不同文化差异的五线谱上，被谱写出一曲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协奏曲，让读者通过这六个音符的跳动，看到了这个洋媳妇如何在缩小不同文化的差异上，以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融合上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家庭联合国”，多么幽默和形象的比喻。这不就是具有跨国文化背景的洋媳妇，在泰国华裔家庭中所反映出来的融合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建立和谐美好大家庭的真实写照吗？一个象征着把不同民族文化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现代女性形象，在曾心的笔下，通过散文的题材，用精炼无华和生动趣味的语言，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曾心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反映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包容和融合的情节。比如在散文《倩影铃声》中的陈倩，刚来泰国旅游没几天，就接受了泰国的饮食文化。在《石林和她的女儿》中的撒尼族姑娘，在当地发展旅游业，包容了汉族文化在内的其它各民族的文化。在《同根生》中，作者的弟弟在美国留学，在他身上反映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作者的弟弟与泰族妇女结婚，他

[1] 曾心：《大自然的儿子》，云南民族出版社，昆明，1995年版，126-127页。

的妻子嫁到了华裔家庭，在华裔的家庭里生活，也反映了中泰两个民族文化和不同语言的相互包容与融合。通过这些散文中不同女性的形象，我们看到她们身上都折射出对不同的文化差异的包容和融合，也反映出作者的文学视角和对不同文化的认知。



结 语

曾心散文中的不同女性形象，体现出泰华文学中多元与融合的文化特色。曾心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一个个生动的女性形象，都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心理特质。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多元文化的背景。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正好反映出她们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和心理活动。在本论文中，论文主要分析对比了这些女性形象，特别是分析了在她们身上所反映出的传统思想或现代思想意识。这些女性形象在曾心的散文中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

曾心散文中的女性形象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都能给读者一个清晰鲜明的印象。在传统女性形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农村旧事情趣》中一生为了儿女任劳任怨，朴实贤惠的农家母亲的善良形象；《捻耳记》中忠厚老实、心地善良而有点滑稽的王大妈的虔诚形象；还有《一坛老菜脯》中家境贫寒，但知恩图报，让人同情的老母亲的质朴形象。

这些传统女性形象都是生活在泰国的华裔女性，在她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华情结。虽然她们或她们的祖辈因各种原因飘洋过海，来到了东南亚的佛教之国泰国，但这种中华情结在泰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下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珍惜并把它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中泰文化的融合在她们的女儿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

在现代女性形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倩影铃声》中从香港来泰旅游的大学生陈倩，她大方开朗，思想活跃是典型的知识性女性形象；在《石林和她的女儿》中，有纯真善良，热情好客的撒尼族姑娘。在这位少数民族年轻女性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撒尼族传统女性阿诗玛的化身；在《洋媳妇趣拾》中描写了来自新西兰的洋媳妇西蒂，在她身上集中反映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是典型的跨国女性的形象。在这些现代女性身上，强烈地反映着现代女性所具有的特质：

—— 知识性和开放性

—— 创新性和包容性

也鲜明地反映出了现代女性的时代特点：

—— 知性美

—— 语言美

—— 形象美

然而，这些女性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大多数所描写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是，她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所以这些女性形象又有其跨国文学的特点，多元文化的特性和融合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

通过对曾心散文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泰华文学在描写女性形象上，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有不少差别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不少，这些作品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不是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变革之中，就是处于灾难深重的恶劣环境之下。她们不是置身在严酷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当中，就是投身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她们不是在不断的政治斗争中煎熬，就是在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学习与工作的矛盾中徘徊和挣扎。

显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她们的文化心理和女性意识是作品中所给她们安排的某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的反映。之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如此众多不同的女性形象被创作出来，这与中国作家所生活和了解的中国社会分不开的。

——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作家。

—— 有什么样的作家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来。

泰华文学作家的人生经历、社会环境、日常生活与中国作家是不一样的。他们当中虽然有一些在中国接受过教育和生活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主要生活的地方是在泰国。他们所了解和观察的多是生活在泰国的华裔群体。他们笔下的人物自然是以这些华裔群体为主。

泰国社会虽然发生过多次数军事政变，但泰国整体的社会，经济的运作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对平稳的。在泰国没有发生过像中国社会那样多次大的动荡和起伏，更没经受多次大的、长期的现代战争的残酷洗礼。所以在泰华作家

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内容也大都是在这种相对平和的社会中生活的华裔群体，以及这个群体中具有传统意识的华裔女性。她们是老一代泰华作家笔下被主要描写的对象。所以，大多数在泰国生活的传统华裔女性，并没有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众多女性那样：身世复杂，经历坎坷，压迫沉重，苦大仇深，英勇斗争，出生入死，历尽磨难，卷入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漩涡中……

比如在曾心的散文中，在他所描写的女性形象当中：

- 既没有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样，遭受悲惨不幸的农家妇女的形象，也没有巴金笔下《家》中所描写的梅那样，始终不能挣脱封建家庭束缚的悲剧女性的形象。
- 既没有丁玲笔下《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形象；也没有张爱玲笔下《金锁记》中曹七巧那样出身贫民，受尽排斥冷眼，人性被扭曲，心理严重变态的另类女性形象。
- 既没有杨沫笔下《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那样反抗封建家庭压迫，摆脱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羁绊，最后融入革命洪流的独立女性形象；更没有罗广斌、杨益言在《红岩》中所描写的视死如归，为自己所信仰的革命理想而宁死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江姐的形象。

在曾心的散文中，对比现代女性形象的描写与传统女性的描写，两者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现代女性展现出开朗的精神面貌，开放的思想意识，良好的知识性。在她们身上，读者可以看到她们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对新生活的渴望，对创造新生活的热情，以及青春的活力和向上的精神。她们更能接受新事物，更能包容和融合不同的文化。另外，在她们的身上读者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女性形象与现代女性形象的交融。

曾心笔下的这些现代女性，能在多元社会中为自己建立一个和谐宽容的人际关系，接纳和包容不同的文化，以及彼此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体现出一种时代的青春风貌。如果说曾心笔下不同女性形象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从这些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身上，反映出了多元文化下的包容与融合。

参 考 文 献

著 作:

- [1] 孟繁华、程光伟编著.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2] 梦莉.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92.
- [3] 梦莉. 我家的小院长 [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92.
- [4] 名凡主编. 中国当代小说史 [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5] 董健、丁凡、王彬彬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修订本)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6] 林丹娅.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 [7] 李玲. 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8] 龙彼德. 曾心散文集 [M]. 曼谷: 留中大学出版社, 2007.
- [9] 栾文华. 泰国文学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 [10] 胡亚敏. 比较文学教程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金汉总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 [12] 谢大光. 散文. 海外版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 [13]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4] 张国培. 20 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 [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7.
- [15] 陈思和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16] 曾心. 曾心文集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8.
- [17] 曾心. 大自然的儿子 (散文小说)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5.
- [18] 曾心. 一坛老菜谱 (文集) [M].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 [19] 曾心. 心追那钟声 (文集) [M].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1999.
- [20] 曾心. 微型小说曾心. 蓝色的眼睛 [M]. 曼谷: 时代论坛出版社, 2002.
- [21] 严家炎、孙玉石、温儒敏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 (增订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论 文:

- [1] 陈冰.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审美特点 [J]. 当代文坛, 1996, (2).
- [2] 陈明秀. 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发展及其现代性特征 [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3).
- [3] 盛英.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特征 [J]. 妇女研究论丛, 1994, (2).
- [4] 吴宗蕙. 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95, (2).
- [5] 游友基. 女性文学的嬗变与发展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4, (4).

后 记

本论文之所以能如期完成，全赖各位老师的悉心教导。在李晓洁导师耐心指导下，经修改指正，内容颇为充实、完整。对各位所赐的一切，本人铭感五中，特此向李晓洁、王建设、许总、徐华、黄河、陈旋波、范军、毛翰、赵平、蔡志诚、倪金华、高伟光、何福祥、谢玉冰、曾心等恩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同时感谢杨春时教授、黄汉坤博士、吴琼博士、符金英博士的指导，使本论文更加完整。

再者，万分感谢泉州华侨大学的资助，以及中泰两所大学文学院全体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两年来支持与帮助，使我们顺利完成学业。

另者，感谢陈良枝同学、吴诗婉同学及同学们关爱与帮助，让我渡过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

ประวัติผู้เขียน

ชื่อ-สกุล นางสาวพิณทิพย์ จึงจำเริญกิจ
วัน เดือน ปีเกิด 10 พฤษภาคม 2487
ที่อยู่ปัจจุบัน 79/99 ซอยภูมิจักร ถนนพระราม 4 แขวงพระโขนง เขตคลองเตย
กรุงเทพฯ 10110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ศึกษา

พ.ศ.2504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ชั้นมัธยมศึกษาปีที่สาม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จา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
พ.ศ.2531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ชั้นมัธยมศึกษาตอนปลายจา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
พ.ศ.2546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ศาสตรบัณฑิตจากสถาบันราชภัฏสวนสุนันทา
พ.ศ.2549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ศึกษา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จาก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กษตรศาสตร์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ทำงาน

พ.ศ.2507-2515 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งฟ้า เขตปทุมวัน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พ.ศ.2515-2526 ค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โรงเรียนประสาทวุฒิ เขตป้อมปราบ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พ.ศ.2526-2538 หัวหน้าฝ่ายวิชาการ โรงเรียนราชวัตร เขตดุสิต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พ.ศ. 2538-ปัจจุบัน ผู้จัดการและหัวหน้าฝ่ายวิชาการ โรงเรียนพระโขนงวิทยา เขตคลองเตย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พ.ศ. 2546-ปัจจุบัน กรรมการฝ่ายบริหารสมาคม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ห่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